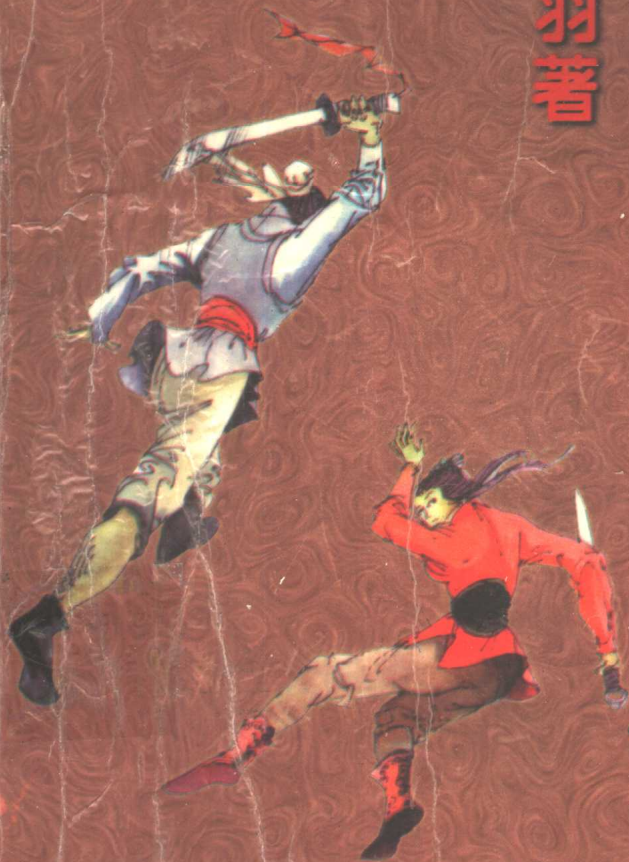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残星飘香

公孙千羽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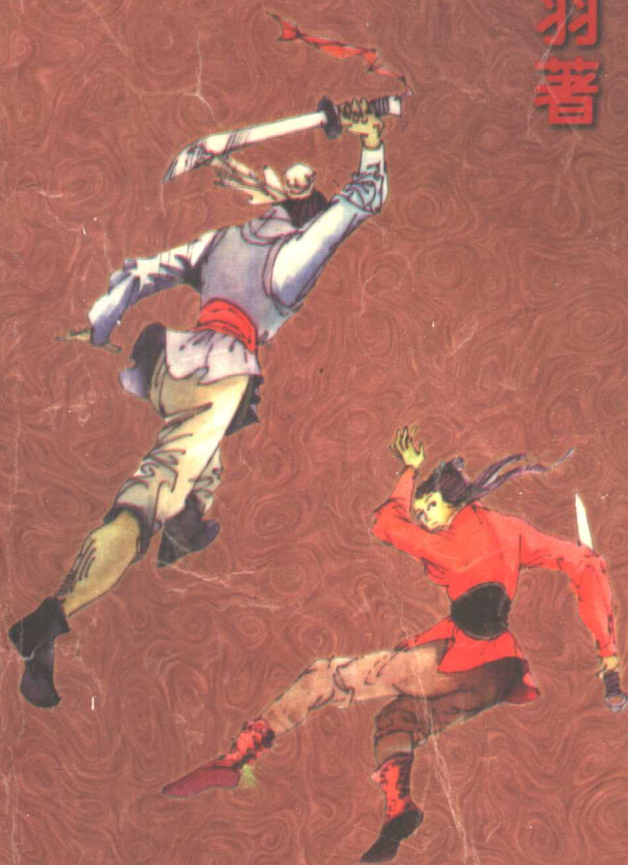
上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残星飘香

公孙千羽著



下

残星飘香

ISBN 7-80595-426-7



9 787805 954264 >

千
羽
后

ISBN7-80595-426-7

I.180 (全二册: 27.00 元)

旋风剑大系 公孙千羽著

残星飘香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月娜
封面设计:永强
插图:大水

旋风剑大系
残星飘香

公孙千羽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8 字数:288千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80595-426-7/I·180

(上、下册) 定价:27.00元

内 容 简 介

全书以铁面人、岳天雷、艳美艳丽的姑娘蛇娘等人为中心，描述了他们的身世和爱情，为报师门之恨，杀父之仇，下山寻找元凶，他们漂泊三山五岳，遍及江湖，由此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龙虎争斗，倩女误解情郎，江湖上你坑我诈，波诡云谲，忽而回肠荡气，曲折跌宕，把你引入一个奇、险、美、谐的境界，请读者详观此书。

第一回 瑶山神殿

云如泼墨，雨似春潮，狂生怒号，雷声震野。暴风雨挟排山倒海流之势，横扫着瑶山。瑶山，森林，都似怒海惊涛，在大自然的神威下呻吟，战立。但地狱般的昏黑内，隐约可见一幢神殿，屹立于风雨之中，四周环立着狞猛生瑶，人人身佩奇毒无比的吹箭！

突地——一道闪电，划破长空，金色眩光，亮澈大地！电光下，一条雄健身影，凝立如瑶山

他腰系长剑，肩负革囊，脸蒙奇形面俱，仅露出一对寒芒如电的眸子！等到电光再闪——他已冒雨冲风，直朝生瑶设衙的神殿射去！蒙面客一路闯关直进，众生瑶不但没有阻遏，而且肃然施礼，转瞬间他已到了神殿内进。“爸！”是个年轻而兴奋的叫声“雷儿进来！”苍劲威严的口音，自内殿传出。随风幕帘掀处，异道毕陈——众瑶人拱行之中，当中是一张大逾寻常的围椅，椅上盘坐着一位老人，面貌威猛，高大异常，连坐着都有五尺左右！可是——全身都被兽皮盖住，只露出鬓发如火的面部，蒙面人马上疾行两步，走倒椅前，老人也不搀扶，只是激动的喝道：“天雷”“是！”“你这次初出武林，收获可好？”“孩儿每次只用一招，已经削来百枝长剑！”“嗯，数目倒不少，快点呈上来看！”

“是！”岳天雷高声答应，石屑一斜，“哗喇喇”倒转革囊，立

见满地寒芒如潮，尽是五寸来长的剑刃。于是双手掂起一支断剑，高举过顶，直送到老人眼前。老人微一低头，眼光如电一掠，道：“翻一面！”“是！”岳天雷十指一动，马上翻过另外一边。“不对！”“孩儿换一支就是。”寒光闪处，另一节断剑又捧到老人眼前。“更不对！”“是！是！孩儿再换。”就这样一支接一枝……百枝断剑，先后验完。

老人的表情，也跟着换剑的动作逐渐变动。先是失望，后是悔恨，终于闷哼一声，血箭狂喷，接着身躯一阵狂颤——

“砰！”直栽出密盖虎皮的座椅！

“爸爸——”岳天雷一声惨叫，四肢发麻，这位从来没有抱过他的父亲，竟然——无手——已被齐肩削落，无足——已被齐腿斩断。全身所剩，仅是一段光秃秃的身躯！这时栽倒血渍之中，竟连翻身都没办法。岳天雷强忍惊骇，抱起老人，一阵紧张的推穴过宫，才将他父亲救醒。老人一面睁开眼睛，一面喃喃自责道：“我……今天……才知你的功力……差得远，我……做错了！”

“爸！你错了！”“我根本不该差你出去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你一事无成，而且惹下许多强敌！”“他们都被孩儿一招打败，根本不算强敌，就连——”“就连那些？”“武当，法雷，崆峒‘显危，这班二代高手。”“什么高手！都是些无名小卒，而且你不要以削剑而自骄，人家不识你这苦练十年的怪招，自然不敌。如果对上二三百招，你不一定能活着回来。”“孩儿真是一样不行？”“照你刚才推宫活穴的手法和内力来看，确是一丝不假！”岳天雷心神狂震，惭愧至极道：“孩儿该死，辜负爸爸多年苦心……”

老人面皮一阵抽动，露出慈祥的苦笑道：“这也不能怪你，只怪我断手缺足，力不从心，反用十八年严厉管教，让你吃尽了苦！”

“雷儿以后加倍吃苦。”“不遇名师，吃苦无益！”“只要爸允许，孩儿自去寻访名师，”“唉！我的故交旧友，谅必死伤殆尽，再要

找的话……只有一个……”“是谁？”“武帝季灵芷。”“他有多大本领？”“此人十九岁的时候，已然打遍七大门派，力诛五魔，论功力可称天下无敌。”“这位前辈是否还在！”“今年未过四十，当然还在，”“在就可以找到！”

“如果找得到，我们‘巫山四剑’不致于——。老人悲愤忘形，无意曳漏多年隐事，赶紧停住不讲，但岳天雷已经字字入耳，下意识的一个寒噤，骇然问道：“谁是巫山四剑？”

老人马上面孔一板，叱道：“那有什么四剑五剑！”岳天雷一看老人脸色，苍白中密布忧伤，更加追问道：“这是爸自己讲的，请不要骗我……

老人还想隐瞒，但殿外一记暴雷，震得山摇地动，立感胸前血气乱翻，似知死在旦夕！于是一咬牙关，凝视着岳天雷殷切的眼神，叹道：“唉！我确实是骗了你，而且还不止这一点！”“爸——？”岳天雷一声惊噫，满腹惊疑。“第一件我要告诉你的——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“我不是你的亲爸！”岳天雷吓得周身冷战，失声惊叫道：“我不信！”“老人倒是冷静至极的反问道：“我有证据你信不信？”“这……这……！”从小给你戴上面具，为什么！因为我怕想起……你的父亲！而且从不抱你，为什么！因为我问心有愧——”话未说完，岳天雷抢辩道：“不抱我，是因为手——不方便，戴面具，可能是提防——仇人认识！”

他这番强词夺理，竟然属对方内心隐痛，老人痛泪满眶，咬牙答道：“你虽然猜到另一半理由，但我还有你母亲的——”

“什么……？”“血书为证！”“在……那里！”“在我怀中，你自己来拿好了！”

岳天雷双手狂颤，果然在老人怀中摸出一件婴儿衣服，上面枯黑的血字，写道：“此子名岳天雷，如有仁人君子拾得，请予收养。”

“妈！”岳天雷如被五雷轰顶，一声惨叫，晕绝倒地！经几位瑶族武士一阵搓揉，岳天雷又悠悠醒转，凄厉无比问道：“义父！雷儿的亲生父母是……”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但要依我一件事。”“千万件都行，全听义父吩咐”。你，论到最后再讲，现在我先说你母亲——”“她老人家的“那是……”？

姓名“张若真”。“如今在那里？”“生死不明。”“鬼有什么特徵？”“我没见过，只知道是书香门第，不谙武功

“你父亲……”“巫山颠之首，人称‘剑怪岳长明’。”

“他老人家是否还在？”“我相信他……已经离开人世！”“那么，义父你是——？”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对不起你父亲，不必提了。”

“义育之恩大如天，我定要知道！”“我是四剑之末，剑圣徐季德。”“还有两位师叔是谁？”“二师叔‘剑魔侯仲影’，三师姑‘剑仙李叔琴’我们这四个‘圣、魔、仙、怪’，合称巫山四剑。”“他们两位难道也……”“不死也会残废！”岳天雷哇的喷出一口鲜血咬牙切齿道：“仇人是那一个？”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老人家身负重伤，会连仇人都没看到？”“对付我的是四个蒙面剑手，实在无法看清。”“巫山四剑难道敌不过这群蒙面人？”“唉！四剑若不分离，别人焉敢下手。”“这样说，四剑是分别被害……”“你别急，听我从头说起……这先要说明我们的师门……”。岳天雷双目圆睁，眼皮也不眨的听着。

“我们四人本不相识，而且各有武功，但在三十年前，偶被不入正邪两道的异人，‘巫山一鹤’看中。我们本是带艺投师，他老人家也就传艺不收徒，不计名份。”“难道师祖连一个正式徒弟都没有？”“他老人家生平只收一个？”“这位师伯是——”

“我们不知他的姓名，也没见过，只知他已被逐出，永远不许再用师门武功！”“哦”！“巫山一鹤怕他日后为恶，因此挑了我们四个，分传绝技以便制他，他老人家传艺之后立刻逝世，我们也

就聊手去找这个弃徒，只要他再用师门武功，马上对付！”“究竟碰上没有？”

“十年中，武林并没有出现用巫山武功的人，但我们四剑反倒发生了意外。”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你二师叔与三师姑，原由‘巫山一鹤’订下终身，但三师姑却与你父感情最好……”。“因此二师叔生气？”“没有！”“难道我父亲会……”“也没有！”

“这……孩儿实在不懂。”“你二师叔认为‘巫山一鹤’本来决定得太匆促，而且三师姑与你父亲，真是一对璧人，因此他决心悔约，但你父却认为师命难违，而且不能夺人之爱，也是硬不依从，三师姑在师命与爱情之间，左右为难。我——”

“你老人家怎样？”“我赞成你二师叔，因此跟你父亲大闹一场，骂他不近情理！”“结果呢……”？“三师姑气走他乡，二师叔下落不明，你父亲重归故里，我闯进瑶山力诛怪兽，被瑶人奉为神明。”

“那我父亲又是怎样……”？“你父亲是岳家独子，按照不孝有三的礼教，决不能一辈子独身；因此他和你母亲结婚，一年之后，你来到人间，再过数月，就发生了这件疑案！”岳天雷眼神连闪，骇然应声道：“疑案……”？老人脸上浮起一抹红晕，精神突见好转，岳天雷不晓得这是迴光返照的现象，这时大放宽心，又听他义父侃侃言道：“我们二十年前分手的时候，正逢武帝季灵芷力诛五魔。将除馀清尝的工作，由七大门派负责，但两年之中，神秘的失踪了几位高手，弄得各派疑神疑鬼。”“季前辈难道不管？”

“他自诛了五魔之后，立即退出武林，虽然有些关于他的传言，事实上没有人晓得他的下落，正在各派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你父亲突然发现了某种秘密，命你师兄‘岳志勤’找到瑶山，叫我快去。”

“岳师兄——是不是我每年祭奠的那一位？”“不错，而且他是你的堂兄弟。”岳天雷一个冷颤，心中更增仇恨。

“你老人家去了以后，又怎么样？”“我听得志勤提起你父成婚

之事，更加不满，因此故意忿怒，要他回去问明真像再来，但他二次入山，就将你抱来此地……”“我的父母呢？”

“你家已成一片焦土。父母都不见了，你是他从庄外草丛中找到的，而且他一路入山，已经发觉有人跟从追赶，为了显度你我的安全，他马上离开此地，想把敌人引开，但出门不远，便被仇家刺死！”“哦！”岳天雷惊噫一声，仿佛雪水浇背。

“我闻声赶到当地，就被四个蒙面人围住，一个傍观，三人出手，个个都是各大门派的招法。当时我在盛怒之中，出手毒辩，三招之下，便将对方长剑消断，趁势一剑暴翻，点中三人眉心大穴，谁知道——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“长剑竟然刺不进去！他们面巾之下，还有一层钢铁面具！”“哦！”“我这一招不利，对方断剑如电削来。”“快用‘大鹏展翅’纵起快用”

“当我纵起数尺之时，突听你在殿中一哭！稍为分神，马上四肢齐断！”

岳天雷眼光现出无比怨毒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“剑怪徐季德”沉在于痛苦回意之中，冷声接言道：“这三个‘铁面人’见我倒地，马上停手，但早先傍观的那一个，还怕我死不了，一剑如风，直刺咽喉，就在剑尖映日一闪之下，我看……看见了……”“看见什么？”“他剑尖上的十字凹纹！这是你父亲的特殊剑法所刺。”

“啊！”岳天雷惊噫一声，恍然悟道：“这十字纹证明他是杀父仇人，你老人家差我削剑，就是要迫他的下落！”“你猜得不错……”

“但雷儿没有找着，我以后——”。“幸亏没有找到，要是碰上他……我的罪过更大！”岳天雷木然中，喃喃自说道：“我一定会找到……我……”“雷儿别打岔，我还没有讲完。”

岳天雷猛然惊觉，殷切问道：“你老人家中剑，瑶族武士呢？”“幸亏他们赶到，一阵吹箭，迫得四个蒙面人发招护身，但要刺我的那个凶手，已然迟了一步，被吹箭射中鼻尖。”“他死了——？”

“此人机伶得很，长剑一翻，马上断了自己的鼻子，连忙率众退下！”“无鼻人！铁面人！他们都跑不了”岳天雷喘了一口大气又道：“刚才你老人家说这三个铁面人，都是各大门派，究竟是何派门下？”“剑怪徐季德”怔了一下，才说道：“反正是有名正派，没有提起派名的必要！”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“经过十八年的考虑，我断定‘无鼻人’是真正凶手，至于这几个‘铁面人……还不敢断定……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……？”“他们见我倒地，马上停手，这太奇怪……”“根本没有什么奇怪，反正是一群叛徒，罪该万死！”“不一定！如果是叛徒，岂有不忍杀我之理……只是其中内幕，我想不出来而已！”岳天雷悲痛至极，咬得牙关直响道：“父母……师姑，师叔，师兄……，仇如海，我要以血还血……。”

“剑怪徐季德”被他坚决意志所感动，无神的眼睛中，竟也射出丝丝怨毒，但殿外又是一声暴雷，惊得面部一阵抽搐，凛然说道：“雷儿，我的话已说完，你该答应我的条件了！”“你老人家尽管吩咐，我绝对做到！”“这才是好孩子！你现在的功力虽差，在瑶山尚称第一，等我死之后，就继承遗位，永不出山，好替你父母留下后代！”这……，“岳天雷惊噤出声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这……办不到！我一定要去！”

“剑怪徐季德”也是悚然一震，怒声叱道：“不行！你这种功力去找仇人，等于送死……而且你父母，师叔师姑也说不定隐藏着何处，你……你何必……”。

岳天雷膝行两步，抱住他义父叫道：“你老人家不要骗我，雷儿决不怕死！”“也不行！我不能让你再去冒险。”

“雷儿不提身世，不解面具，就凭一成长剑——”“你的剑法是学我的，仇人会认得出。”“义父，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，这一次，我要自己作主……”。岳天雷仰面说话之中，突见红光暴射，他义爷一股血箭，全都喷在他的脸上。

“剑怪徐季德”垂头喘息，气若游丝，道：“你……硬要……去……！”“我要替父母义父报仇！”“剑怪”心知阻搁不住，勉强抬头，喘道：“那……你……先去……去……。”“去那里？”“武当山……找……找”。“找谁？”“找……掌门……如意道长……问……问……。”“问什么？”“……。”

“剑怪”头部一垂，七空流血，已经含恨死去！岳天雷双手齐松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两目直勾勾的，也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哭，他眼前只剩下了一片空白！………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。

岳天雷眼前浮起几个人影——那是熟悉的义父，惨死的师兄，下落不明的父母，还有师叔和师姑！每人的面目都是一片模糊，流淌着怕人的鲜血……。血！刺醒了他麻木的心！岳天雷悚然冷战，定神忖道：“这‘无鼻人’是谁？为什么要害‘巫山四剑’？为什么要掳去各派高手？”“‘铁面人’又是什么一回事，他们还是叛徒？还是被害者？”心念一动，眼前幻象又生！一张毫无表情的铁面，竟然冷森森的狞笑！然后，一张怪脸——脸中央是个奇大的血洞，突地发出磔磔笑声：“磔！磔！‘巫山四剑’尚且伏诛，你这点能耐，也想送死！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”岳天雷狂怒之中，如雷暴喝道：“杀——！”

立见寒芒疾闪，喊杀之声回荡耳边！定一定神，才知道自己持剑站在义父尸前，来的人已在他昏迷中行了丧礼，这时都肃静的环跪在地。

那瑶族族长见他醒来，立刻上前行礼道：“你现在是瑶山的

‘守护之神’。请马上……”岳天雷长剑一收，忙以瑶语答道：“我感激全族的好意，但是我必须到中原去了！“你还会回来吗？”

“成功之后，再与大家相见……。”岳天雷话声未落，便向全族深施大礼，三跪九叩参拜义父墓灵，心中肃然祝：“雷儿要辞了，我将来一定会练成天下无敌的武功，然后手刃仇人到了坟前解开面具。”

暴风雨早已散了，但仍是漫天云雾，星月无光！墓前熊熊的祭火中，只见人影如怪鸟扑空，直射入莽莽黑林之内，岳天雷负着一身恩怨走了，要用一生长剑，去创造更多的恩仇。瑶山野火余光，片刻间远抛身后，但却传来阵阵鼓声——追悼死者，怀念生人，也为中原武林，敲开了血淋淋的序幕！

岳天雷身形如电，直奔武当，一路上思潮起伏，猜想义父要他来问什么。“也许是要我问父亲的下落，也许是要问武当何人失踪……。”左猜右猜，无法断定，终于定神自问道：“乱猜无用，反正见了如意道长再说……”。

心念中，陡听一个清劲口音，沉声喝道：“此乃禁地，游客止步！”怔然一望，才发觉四周清静得出奇，道旁一泓清水，巨石峨嵋，上面刻着三个奇大的字迹：“解剑泉！”这时，石旁凝立一位二十几岁的道士，手握剑柄，正以锐利的眼神，向他盯视。

“在下岳天雷，特来拜访贵山，并非游客。”“小道濂池，不知尊架要找那位？”“我要见贵派掌门人……。”

“哦！”濂池道士瞧着他的奇形面具，不信的问道：“尊驾与掌门人认识？”

“在下并不认识，是一位……前辈所差。”“请问经师是谁？”“恕我不能奉告。”“那门派？”“这……也对不起……。”“有何贵干？要见掌门人？”“都不便讲，还是请你通禀‘如意道长’，就说——”“嘿！”对方讶然冷笑，把他的下文打断，岳天雷马上问道：

“阁下笑些什么“师祖‘如意道长’去世十几年，想不到还会有人找他！”“岳天雷也是一怔，原来义父不明武林情形，以而他被人疑惑。“那么我要见现在的掌门！”“濂池道士”先不及答话，反口问道：“尊驾究竟是正是邪，还是初出茅芦不懂规矩！”岳天雷冷晒半声，道：“你这算什么话！”“我们武当山，从师祖去世，至今封山十五年，现任掌门‘清枢道长’闭关也已三载，像这件大事，正邪两道无人不知，偏偏你一点都不晓得！”

“这样说来，你是不准我上去？”“早先你还可以一走了之……”“现在呢？”“来历可疑，要拿你上山问罪！”

岳天雷不怒反笑，轻晒两声道：“本人正要上山，咱们干脆一道走！”“算你识相，快把长剑解下交来！”“阁下未免过份……”“祖传的规矩，决无例外。”“如果不答应？”“小道自有解剑的办法。”“你以为真能解得下来！”“你以为武当山可以由你撒野！”“岳天雷冷晒一声，身形直闯山道。

“濂池道士”也自不慢，一个箭步，硬将去路封住。“你还是让开的好！”“你还是解剑的好！”岳天雷忍无可忍，手握剑柄，大步向前逼将过去，只听“呛啷”一声，寒芒骤闪——

“濂池剑快如风，抢中宫，对他分心便刺，岳天雷毫无声息，剑已在手，抖出圈圈震波，疾往对方剑尖。“叮”！——！两道灵蛇似的剑光，破空齐闪，突地化为三段。“濂池道士”连对方的手法都没看清，五寸长的剑尖已然直射天际，只吓得心神狂震，目瞪口呆！

但——

这段映日生辉的断剑，就像一个信号，还未落地，已见人影如潮，七枝嘶风劲啸的剑光，齐向岳天雷划出。岳天雷以寡敌众，毫不惊慌，奇奥身形疾旋中，一口气攻出三招后“叮！叮！叮！”又是三柄长剑，尖剑坠地。武当守泉八弟子，吓得阵式一变，将

他围住“濂池道士”这才惊叱一声，以不太相信的口气问道：“惊震江湖的‘削剑人’……难道是你！”“这倒不假！你们派里的‘法雷道人’应该记得“哦！原来法雷师叔也……。”

说到一半之间，武当山头，突然传来急促钟声！“濂池”等人马上面色一寒，显然山上又发生了重大事故！岳天雷见状说道：“诸位反正搁我不了，还是上山禀告掌门的好。”

“濂池道士”略一沉吟，答道：“好吧，你等着。”愤然转身，便即电射山头，其余七人仍是紧张的持剑环立。岳天雷泰然等候，心中计划怎样去问掌门人，但功夫不大，已见山颠人影连闪，飞泻而下——

当先一人长须海口面若银盆，正是武当二代高手“法雷”，双方曾有削剑之事，这次见面，各人都是心头一凛！“法雷道人”先对护泉弟子低语数声，“濂池”等立刻恭身退下，然后以激动的口吻，转面说道：“原来尊驾名叫岳天雷，上次你走的未免太快！”“削剑之事另有原因，阁下难道还在记恨不成！”“法雷道人勉强一笑，道：“尊驾既然来了，也算是本山的客人，削剑之事暂且不提。”

“哦！”岳天雷想不到刀光剑影的局面，就这样一语化开，禁不住骇噤一声，道：“贵派真愿意接待在下？”“刚才掌门人在闭关之中，传出法谕，武当尊山禁令立刻解除，我是来接尊驾上去！”

岳天雷更感意外，再问道：“那么我可以拜见‘清枢掌门’？”“掌门只是传谕开山，要见你的是敝派的‘护法’”“这位是谁？”“掌门人的师弟‘清璇道长剑，他老人家现掌本山一切。”

岳天雷稍一沉吟：“这样——也好，就烦阁下引见。”话声刚落，便随法雷疾射山颠，不过片刻功夫，已见飞檐画栋，殿宇比连，当中是“幽殿”，宽宏肃穆，乃是讲武练少之所。殿右百丈之处，高耸着一座“玄武阁”门窗紧闭，想必也是重要地方。

此时，“三幽殿”外，肃立数十名剑手，一字排开，如临大敌！